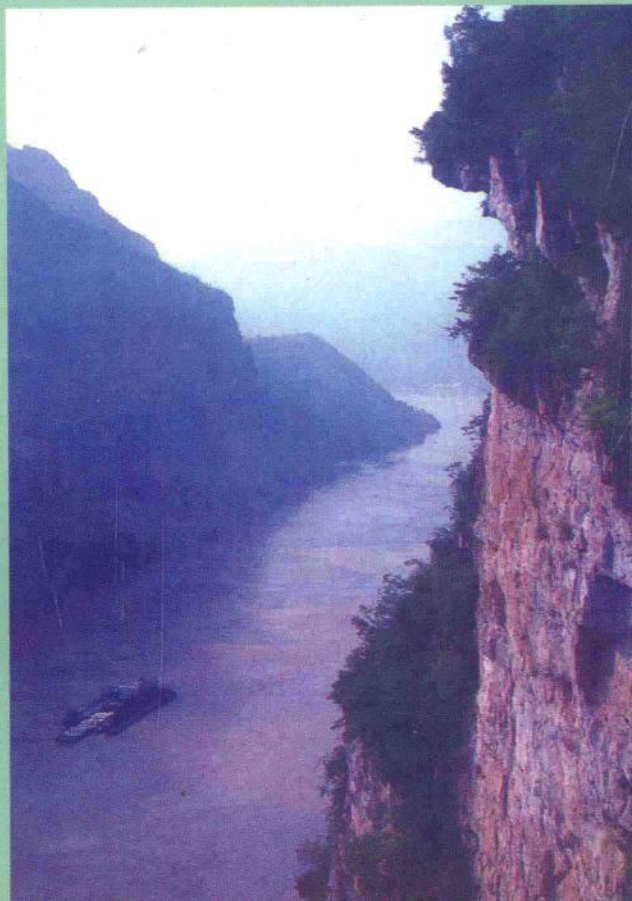


巴渝作家书系

山月心影

韩子渝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巴渝作家书系

山月心影

韩子渝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渝作家作品集/黄济人、冉庄编,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1997. 11
ISBN7-80099-347-7

I. 巴… I. 黄…冉…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重庆V. 121
8.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3107 号

山月心影

韩子渝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蔡公庄一号)
重庆师范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25 字数:110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全套定价:66.00 元

ISBN 7—80099—347—7/I·61

《巴渝作家书系》总序

黄济人

巴渝作家这个概念抑或提法，显然是随着重庆直辖市的设立而产生出来的。重庆与四川虽说是“不分开是一家人，分了家是好邻居”，巴文化与蜀文化，虽说是早被历史交融成浑然一体的“巴蜀文化”的存在态势，而且必然永远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即便是好邻居，即便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份，巴渝作家也应当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诚然，八万多平方公里的巴渝大地，虽以它的古老与神奇，它的辽阔与富饶，孕育出不少著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的影响，越过巴山蜀水，走出剑门夔门，在中国文坛上占有了一席之地。然而，无可讳言的是，社会在发展，文学在发展，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当好些兄弟省市的作家群体脱颖而出、星光灿烂的时候，我们的文学的淙淙溪流却没有能够汇成万顷碧波，更无法同我们的长江上游波翻浪涌的景象与气势相匹配。究其原因，自然是多种多样的，而如何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去反映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则成了摆在我们巴渝作家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课题。

有鉴于此，《巴渝作家书系》的编辑与出版，正是旨在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协调和帮助重庆地区的作家能够在目前

出书难的客观情况正常出版文学作品和评论书籍，以不断推出巴渝大地上的文学新作与文学新人。

《巴渝作家书系》的编辑方针是一年一套，一套十本。从加盟该书系第一套的作家队伍来看，既有活跃在中国文坛近半个世纪的老作家、老诗人、老评论家，也有笔耕不辍、卓有建树，支撑着巴渝文坛的中年作家、中年评论家。更有近两年来涌现出的一批文学新秀，他们的作品也许不多，但清新、鲜活，一有问世，便受到读者与专家的关注。另从该书系第一套的所有作品来看，其最大的特色在于，既保存着“巴文化”的慄勇、强悍以及雄劲之风，又渗透着“蜀文化”的细腻、轻柔以及典雅之韵，实则堪称巴渝文坛的新成果与新收获。

春种秋收，年年如此，则巴渝文坛甚幸，中国文坛甚幸！

1997年中秋节于重庆

朦胧的心影

——读《山月心影》致韩子渝

赵晓玲

读一本书，就是读一个人。读这本书，尤其如此。因为写这本《山月心影》的韩子渝，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甚至还不是那种我常常要与之打交道的业余作家，这就使这本书更具清水出芙蓉的天然本色。

这里最让我动心的，是那些关于青春年少时代的描述

.....

不到16岁的少年，不去上学，却离开爸爸妈妈，离开生养他的城市，远行大巴山。子渝去了，尚愉也去了。母亲送他们，没有哭，心里是痛的，那一点痛埋得很深。少年子渝似乎不知道。（还是没有说出口？）他后来保存了几十年的父亲和老师之间的“联系本”上可想见严父慈母的殷殷之心，十几岁的孩子未能升学，将来还能进学校吗？他的一生将会怎样呢？知识分子父母是怎样的心痛，已为人父母的我们现在是能体会了。而几十年过去了，子渝把当年在山里的生活写进文章，写唱歌、写砍树、写受伤生病，写山里的人，写得温馨，有情有义。找野果挖天麻呵、逗小鹿呵，真是高兴，连流血受伤饿肚子睡懒觉也有意思。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没有花季。咋没有呢？只是花季无花罢了。花季无花也有青青草。生命和青春总是不可抗拒的呵。然而，同属一代人的我仍读得出藏在纸背后的那种隐痛。

子渝是“前文革知青”，那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吃苦最多最长的一批，内心的伤痛也最深；因为他们下乡时，毕竟大多数同学上高中了，上大学或在城里工作了。他们昨天还和大家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嘻闹呢，今天便各奔东西。那一刻还不会担心将来的命运，但敲锣打鼓的欢送，红花与口号，真的就盖住了少年心中的失落与惆怅？大家都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但有一些高考和中考的落榜生不能升学并不是因为成绩不好或考场失误。对此，老师明白，家长明白，少年略大一点的，也明白。考不上大学或高中，对爱学习的学生都是打击，而升学政策的不公平，对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年是更为残酷的现实。因为家庭出身成份不同，因为父母或爷爷奶奶伯伯舅舅甚至某表亲的某个“历史问题”，他们得到的不仅是“该生不宜录取”，甚至还全是生活道路的改变，因为年少，当年并不能十分明了的那种伤害，实际上更深更深。这和今天如何对待落榜的问题不是一回事。

青山月明，岁月流转，子渝那诗礼人家后人求知的本性在心中抬头了，那就是他在山里的小屋不至幽暗的灯呀。多么小的灯，也有人来添油。李伯伯和八舅公是为小灯添油的人。

八舅公在乱世中竟还有一清幽小院，这是子渝的幸运。他请教于老人的是学写的《清平乐》：

江平沙净，
寥廓水中映。
前度残红都不剩，
转绿回黄早定。

青春不允长留，

斜阳又坠江流。
 无奈老矣多病，
 偷偷拭泪还愁。

少年学诗，固然难免“为赋新诗强说愁”。但“偷偷拭泪还愁”并非无病呻吟，因为意识到“青春不允长留，斜阳又坠江流”呵！我们有过不短的无奈的“蹉跎岁月”的一代人，谁又没有这种感受呢？但是，70岁八舅公写于同一时代的《水调歌头·盆松》与17岁少年之作相比，却不仅是功力的深浅不同了：

一任风雪虐，劲骨自天成。谁向玉盆栽就，
 翠盖小亭亭。待看千霄千尺，争奈寄人篱下，哪
 得有涛声？辜负犹龙誉，羞煞大夫名。莫等
 闲，同凡卉，共争荣。不信拳山勺水，俯仰竟由
 人。好趁风雷骤起，移种邛徕高处，浓覆半山青。
 高下园丁手，犹抱岁寒心。

同处逆境，老人反有“一任风雪虐，劲骨自天成”的自信，有“不信拳山勺水，俯仰竟由人”的血性，更有“好趁风雷骤起，移种邛徕高处，浓覆半山青”的潇洒！这里表现出的，决不仅仅是岁月形成的历练和乐观旷达。

子渝，当年我们这一代受伤最重，心上最痛的地方，还不是我们下了乡，耽误了学业，或是工作不合适，婚姻不如意等等。那都是表面的。虽说小灯无油，欲读无书，更无学校的无花的花季早已结束了，但年少时受到的不公正和歧视在我们心上种下的自卑，种下的屈辱是要发芽的呀！那会儿，你我敢有“不信拳山勺水，俯仰竟由人”的傲气？有信心做“好趁风雷

骤起，移种邛徕高处，浓覆半山青”的自我设计？八舅公那代人，不管表面上多受压，逆境中多少总有点虎落平原的虎气；而我们中多少人从小就因那不能选择的出身，有一种原罪感，才一点点大的人就成天划清界线，思想改造。这种教育方式甚至进入家教。连令尊老人对上初中的调皮儿子都动不动上纲上线，“作思想斗争，狠狠地挖一下”“分析批判”云云。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点的“保存”吧。

“前文革”期和文革期恰是我们人格铸造的重要时期，而在青少年时代承受过最重的人格被歧视尊严被践踏的，往往是我们这代人中由于家庭的文化教养较高而素质原本最优秀的那一部份人。你是教师，你懂心理学，你当知道，童年时期心上的伤，尤其是那种使灵魂缺钙的伤害，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影响人的一生。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嫩芽被生生掐掉，健康的人格尚未完全确立就开始萎缩，在我们周围，这样的人和事还少么？这是我们比八舅公们还亏的地方。

但我们又比八舅公们幸运，在劫难过去后，我们毕竟逮住了青春的尾巴。当年一起作夺回文凭（夺回青春，口号而已）之战的函大同学重聚时的快活与感触，非同代人不能完全体会。不过近来我常常想起那些没有夺回文凭的同学。岁月真厉害呵，他们明显地比同龄人提前进入迟暮之年，在那些饱经风霜的皮肤松弛的脸上那种似乎和又木讷的眼神中，你还找得到30年前那聪慧灵秀的余韵，那出类拔萃事事争先的痕迹？只要还记得他们在如花年华中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更甚却仍不能入团，不能当民兵当干部不能升学分不到好工作，还不能有任何不满表示的情景，你就会明白，杀手决不仅仅是岁月。

你整理岁月，翻检青春旧事时，不一定是有意回避这一代人心中最深的伤，只是不可回避地触及到了。我以为，思考还

可更深，意识还可更强。难道前文革知青中的相当部分优秀者不正是“阶级路线”受害者？如果说，错划的右派们误了22年生命，那我们有的同龄人误了近乎一生！一个民族的英才在萌芽期就被扼杀，是怎样的损失！读近代史与现代史，我感到父辈和爷爷辈祖祖辈的知识分子比我们更像知识分子，他们骨头的硬度和格调的高度，是我们没法比的。近几十年里，中华民族的平均文化水平高多了，但我们中能产生邹容、陈天华，还是能出鲁迅、闻一多、朱自清呢？我总以为，我们在前文革期接受的某些缺钙教育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山月何朗朗，心影何朦胧。是伤太重，不忍揭开看明白么？朦胧也美，且明显浸润着你漫读诗书的儒雅之气。然而，子渝，你前文革知青的命运不可逃避。我想，对前文革期在中学生里搞阶级斗争，贯彻阶级路线的深入分析批判，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空白，这恰是我们这一代份内的事。因为那种结果，一直通过我们的生命在“保存”。尽管迄今为止，有关这个问题的较有深度的研究成果或文学作品都还太少太少。这本小书以后，你再写吧，单是无花的花季，你就必定还有许多可深挖的东西。

写到这里，电话响了。老同学王忠勇告诉我：儿子考上大学了，是该校最好的系。我说，他们这代人命好呵！他说，我们总不该嫉妒他们吧。我说，我就嫉妒。他笑。我大叫一声：“告诉你那小子，文科生在校期间必须出成果！”

为什么不呢？你和尚愉的女儿冬黎也是南开大学学生了。他们这一代，是任何“拳山勺水”圈不住的，正“好趁风雷聚起，移种邛徕高处，浓覆半山青”哟！但是冬黎们对上一代人的心影能读懂多少呢？

1996年8月30日

目 录

《巴渝作家书系》总序····· 黄济人(1)

朦胧的心影

——读《山月心影》致韩子渝····· 赵晓玲(3)

巴山独语

远行的歌板····· (3)

歌 忆····· (7)

伤 忆····· (21)

树 忆····· (26)

石 忆····· (31)

可有歌哭

生命中的一份缘····· (39)

心底的小屋····· (43)

难得昌友····· (46)

春 华····· (50)

学堂的静寂····· (53)

学堂的潇洒····· (56)

岁月放舟

- 无尽的思念 (63)
- 最后的见面 (68)
- 笑 意 (72)
- 如果真有“如果” (78)
- 涛声不绝 (83)
- 潜园诗话 (87)
- 辽鹤云端影
——王冠华、温功义师忆片 (91)

段落如斯

- 我读秦岭 (99)
- 大院的遗憾 (104)
- 缙云三巴记 (111)
- 女儿的作文 (116)
- 保 存 (120)
- “文章的代价是生命” (136)

生命的体验与回忆 黄 良(147)

岁月梦痕 廖重力(152)

巴山独语

树在山，绿在山，一年四季、坡上岭颠的树和绿是看不完、看不够的。打开记忆的窗户，树便伸出，绿便溢来。

远行的歌板

1965年8月31日——我永生难忘的日子。

这天我起得很早。是在沙坪坝，重庆师院十宿舍。

天还蒙蒙亮，我就起来了，想着今天就要离家远行，去到没有责骂、没有管束的自由天地，心里一阵阵喜悦。

临到出门，爸爸还教育我。对他的话，我已养成习惯，都听进了耳朵，又放出了耳朵。但这天早上不同了，我留心听他的话。我感觉到，他说话的语调很软和，平常很不容易听见。我发觉他动了感情。

这一年我十五岁又九个月，体味不到、也不会去体味亲人聚散的滋味。我不清楚爸爸当时想的什么，想了什么——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知道了。也许我这不争气的小儿子，气坏了他，伤了他的心。我上面四个兄姐，都考进了大学，我太没出息，一个月前连高中也没取上。也许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希冀艰苦的环境、山区的人民把我“改造”成人——诚实的人，向上的人。

我的初中生活太糟糕，逃学，捣蛋，把撮箕搁到教室门楣上，袭击进门的同学，把口香糖扯在板凳上、女同学头发上，打弹枪把纸弹射到化学老教师的脸上，得意之作是我们偷跑进地下档案室，把一枚从池塘挖出、存放多年的手榴弹带进教室，卸开取药，男女同学吓得挤在墙隅，哇哇直叫。我受到校前

警告处分，这时离初中毕业只有半学期了。

我终于没有考上。我是报考的中专——昆明的一所什么技术学校，填报自愿时，我忽然对“昆明”这个亮丽的市名产生了美好的印象，地处边陲，云南省会，四季如春，花团锦簇，于是我想到了远走高飞，我也总以为能够远走高飞。考完之后，望眼欲穿，一个暑假，百无聊赖。眼下，我终于就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不是往昆明，而是往通江，不是去读书，而是去下乡。

爸爸和妈妈一道送我出了重师后门，向集合地点——三中走去。

勤俭楼和红专楼前，人山人海，热闹非常，三中的大校门大打开，街市上许多人都涌进来看热闹，十几辆大卡车整齐地停放着，下乡的人被父母领着，对号上车。

像我这样完全轻松、心情愉快的并不多，他们多是胸前戴着大红花，有人哭，有人劝，有人平静地交谈，有人焦急地找车。我没戴花，认准车放好行李，又站到了一边。三中主任雷克婉过来和妈妈聊天，她们是很熟的同事，顺便鼓励了我几句，我呆板地望着、点头，话极少极少，我太想上车出发了。

我不知道要去的地方有多远，会是什么样，但那儿已经具备的一条足以使我意往心驰，那就是：没有爸爸管我。

我和爸爸朝夕相处只有七年，还包括他被“下放”去长寿的两年。59年他从北京回到四川，没过几个月，“庐山会议”整了彭德怀，以后党内反“右倾”，爸爸被罗织罪名，开除党籍，降职降薪，心情一直不好。直到61年1月中央“七千人大会”后，给地、县级被整干部进行甄别，恢复党籍，重新安排工作，爸爸才获复出。他的脾气从此变了许多。

我的爷爷是长寿双龙场的一个地主，他看准要让孩子念书，三男一女中，把我爸爸和我大伯伯送出长寿，送出四川，送

到上海，送到日本，加以深造。斗转星移，我爸爸也深知受教育的重要，也盼望自己的儿女个个潜心问学，读书成才，报效国家。四个大的先后考入兰大、北地、川医、成工，如愿以偿，我顽皮不羁，太不争气，使他脾气又坏了许多。

他常常吵我，甚至打我，但从不冤枉我。他的吵和打我自认跟我的顽皮是“如影随形”，我每次都知道“抹不脱”，甘愿挨；也总是忽发奇想地盼望他吵轻声点儿，少打几下，或者干脆不吵不打，笑眯眯地放我去下棋、打球。但这个梦想从来没能变成现实。

“联系本”是爸爸的发明，是我的紧箍咒，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三几乎一期一本，这是我不断顽皮捣蛋又总是撒谎饰非的结果。我在校的些微进步和任何捣乱都被班主任三言两语，记录在册；在家的表现和思想也被爸爸刻划下来，告诉老师。一周一次，家、校传递，传递联系本的就是我本人。

两相比较，我特别看重老师的评语，那真是太重要了！我总希望老师多写好的，不写坏的，或者轻描淡写，大事化小。我清楚地知道各种记载——多和少、轻和重、模糊和明晰、肯定和否定——都意味着什么。

我不得不学会了跟老师讨价还价，以求笔下留情。但我从来不想老师的美饰，我只企盼老师的掩饰。我不想拔高，我只想躲藏。

而现在，我就要去到通江，那里没有联系本，更没有爸爸的管束，小鸟儿可以自在地飞翔——我说不出我心中的轻松和喜悦。红专楼、勤俭楼前的离乡人和送行者心情各有不同：失落，无奈，兴奋，激动……但如我一样的轻松和喜悦，恐怕是绝无仅有。

集合、送行和出发的场面缺乏指挥，显得很乱，根本不可